

論太平經鈔甲部之偽

王 明

范曄後漢書襄楷傳楷疏稱于吉神書，或號太平清領書，即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全書總計一百七十卷。明正統道藏所收之太平經，殘闕不全，僅存五十七卷，甲乙辛壬癸五部全佚，其餘諸部中各亡失若干卷。另有太平經鈔，係唐閻丘方遠節錄太平經而成甲乙丙丁等十部，每部一卷，共十卷。以鈔校經，多相符合，全書除鈔甲部可疑外，其餘經及鈔各部，固難免後人更寫增竄，然大體似係漢代之舊也。

太平經甲部已亡，今鈔甲部不知係何人所補。或經文早已散佚，唐閻丘方遠姑取他道書之文以抵補之，抑或原來太平經鈔甲部實閻丘氏依經節錄，後經及鈔甲部竝亡，別有好事者據道典濫鈔抵補，以求其全，二者俱有可能，茲難偏斷。現查道藏太平部太平經鈔之葉數，以甲部爲最少，僅占七葉有半。今將鈔各部葉數，列表於下，以資比較。

部 名	甲部	乙部	丙部	丁部	戊部	己部	庚部	辛部	壬部	癸部
葉 數	7.5葉	16葉	27.5葉	17.5葉	15葉	30葉	42.5葉	19葉	19葉	13葉

鈔甲部之葉數雖少，而繕補者欲以偽冒真，洵費一番苦心。今考鈔甲部文字之來源，以靈書紫文爲主。上清後聖道君列紀並爲其采取之材料。鈔甲部所謂靈書紫文，似係一叢書之總名。今道藏中收有三書，一爲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以下簡稱靈書紫文上經），在洞神部本文類；二爲太微靈書紫文仙忌真記上經（以下簡稱仙忌真記上經），在洞真部戒律類；三爲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以下簡稱華丹神真上經），在洞真部方法類。三書要略，均見於太平經鈔甲部。另有上清後聖道君列紀，在洞玄部譜錄類。署方諸東宮青童君傳弟子王遠遊。青童君不知何許人，或云即東王公。太平經卷末之太平經聖君祕旨，云係太平聖君傳上

相青童君。青童君治方諸山，在東海中，故曰方諸青童君。（參閱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木公）青童君又爲太平帝君之上相，故曰上相青童君，銜目雖異，其爲青童君則一也。按太平經聖君祕旨係節鈔太平經文，宣揚守一之法，其成書年代，當在太平經書流行之後；道家以爲祕旨乃太平聖君傳上相青童君者。而今上清後聖道君列紀，道家稱青童君傳弟子王遠遊。是聖君祕旨係青童君傳受之書，後聖道君列紀迺係轉授之經。則道君列紀當在聖君祕旨之後，上距太平經書之出世，當愈久遠。上舉靈書紫文上經仙忌真記上經及華丹神真上經，疑三經原係一書，所謂靈書紫文是也。（註一）日後佚亂，各自成編。最易見斷章殘卷之舊痕者，爲華丹神真上經。無端無緒，開卷忽來第一句曰：「先齋於山林之中四十日」，一見即知與上文截斷。至上清後聖道君列紀所載，多與靈書紫文相牽繫，紀中舉有上清金闕靈書紫文之名，似後聖道君列紀成書之日，靈書紫文一經猶未散亂。茲先略陳靈書紫文及後聖道君列紀之成書時代，次述太平經鈔甲部竊取靈書紫文及後聖道君列紀之情形。

太平經鈔甲部所謂靈書紫文，至少包括靈書紫文上經仙忌真記上經及華丹神真上經（以下簡稱三經）。後聖道君列紀，並爲鈔甲部取材之來源。今欲知三經及後聖道君列紀之成書年代，試可能紬其共通之點而稽證之。余疑三經及後聖道君列紀當係晉以後之著作。其說如下：

（1）靈書紫文上經云：「大過被考於三官，小過奪紀以促年」；上清後聖道君列紀謂太山三官；華丹神真上經云：「生則獲罪於水火，死則受考於三官」。此三官之名，已成慣語，故綴文時用之甚爲嫻熟。然三官之名，始見於張衡之五斗米道。魏志張魯傳注引典略曰，鬼吏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

（註一）太平御覽六六四引金闕聖君傳曰：（靈書紫文或曰五老寶經，有之者尸解，行之者成道。）

現檢道藏中無金闕聖君傳，但有五老寶經，名曰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檢五老寶經，全書計五十八葉，在正一部，內容與靈書紫文上經仙忌真記上經及華丹神真上經不同，主要述大洞真經，其九天太真道德經篇目中有「金闕後聖太平李真天帝上景君道經第三十」一行（見第十九葉）及第五十六葉有「此大洞金華雌一後聖九玄道君外記靈書紫文五老寶經琅玕五石華丹玄牝之法」兩行，略可與太平經鈔甲部相比究耳。又真靈位業圖載五老上真仙都老公撰靈書紫文云。

書」。張衡創五斗米道，當在東漢靈帝光和中（西元一七八——一八四）。張魯雄據巴漢，垂三十年。至獻帝建安二十年（西元二一五）魯降。閱五載，魏改黃初。三官之名，蓋魏晉之際，方漸流行。抱朴子爲晉代道教理論之鉅子，博觀羣籍，嘗著遐覽篇多誌道書名目，亦未見靈書紫文及後聖道君列紀。或三經及後聖道君列紀，爲晉以後道士之所作歟。

(2) 靈書紫文上經云：「一身有三元宮」。三元宮所在，上元宮泥丸中也，中元宮絳房中心也，下元丹田宮臍下三寸也。仙忌真記上經第四忌穢慢不盛（淨），則精魂不居，三宮生蟲。上清後聖道君列紀中亦有三元宮之名。三元宮卽三丹田，丹田之說，見黃庭內景經。曰：「三田之中精氣微」，「廻紫抱黃入丹田」。上丹田爲泥丸，黃庭內景經云：「腦神精根字泥丸」。相傳黃庭經爲西晉魏華存自扶桑大帝所傳受，實卽魏夫人所撰述，抱朴子遐覽篇僅著錄黃庭經，亦無靈書紫文及後聖道君列紀，似三經及後聖道君列紀，爲晉以後之著作歟。

(3) 叩齒之法，似始見於東漢末年。千金方（八十一）載建安中方士皇甫隆上疏曹公曰：「言人當朝服食玉泉琢齒，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抱朴子雜應篇曰：「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永不動搖」。顏氏家訓養生篇亦云：「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宋本作建）齒三百下爲良，行之數日，即便平愈」。按皇甫隆說是否係後人依託，不得而知。是顏之推記抱朴子叩齒法爲有效，定可信也。今靈書紫文上經中每用「叩齒三通」「叩齒九通」之法，其說自在抱朴子叩齒法通行慣用以後。

上文證說三經及後聖道君列紀爲晉代以後之著作，今更進論太平經鈔甲部竊取三經及後聖道君列紀之情形。案太平清領書援引古經舊義，皆不注明出處。唯鈔甲部廼云：「青童匍匐而前，請受靈書紫文口口傳訣在經者二十有四」。靈書紫文上經卷首所言，與太平經鈔甲部所載，二書文辭，亦大同小異。茲並錄於下：

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

太平經鈔甲部

方諸東宮東海青童大君，清齋於靈榭丹闕黃房之內三年，時乘碧霞三靈流景雲

東華玉保高晨師青童大君，清齋寒靈丹殿黃房之內三年，上詣上清金闕，金闕有

與，建帶飛青翠羽龍帔，從桑林千真上詣上清金闕，請受靈書紫文上經。金闕中有四帝君，其後聖君處其左，居太空瓊臺丹玕之殿，侍女衆真三萬人。毒龍雷虎，獬天之獸，備門抱關，蛟蛇千尋，衛於牆柝。飛馬奔雀，大翅之鳥，叩啄奮爪，陳于廣庭。天威煥赫，流光八朗，風鼓玄旂，迴舞旄蓋。玉樹激音，琳草作籟，衆吹雲歌，鳳鳴青泰。神妃合唱，鵬舞鸞邁。青童既到，匍匐而前，捧首北面而言曰。……

較比前錄兩文，大體相同。最堪注目者，靈書紫文上經云：「金闕中有四帝君，其後聖君處其左」。至今本太平經鈔，依太平經義改曰：「金闕有四天帝，太平道君處其左右」。改換之迹甚顯，無待贅論。鈔甲部在文章上直錄靈書紫文外，更采後聖道君列紀之辭，茲分錄於下：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1) 年五歲，仍好道樂真，言頗成章，常仰日欣笑，對月吟嘆，觀陽氣之煥赫，觀陰道以虧殘。於是斂魂研魄，守胎寶神，錄精鎮血，固液凝筋。乃學於吞光飲霞，咀嚼飛根。行年二十，而有金姿玉顏，遂棄家離親，超迹風塵。

(2) 後聖彭君，諱廣淵，一名玄虛，字大椿，一字正陽，亦爲李，或名彭光，李君學道，人皇時生位爲太微左真保皇君，並當受命封校兆民，爲李君太師，治在太微北墉宮靈上光臺。彭君

四天帝，太平道君處其左右，居太空瓊臺洞真之殿，平玉之房，金華之內，侍女衆真五萬人，毒龍電虎，獬天之狩，羅毒作態，備門抱關。巨蚪千尋，衛於墻堦，飛龍奔雀，溟鵬異鳥，叩啄奮爪，陳于廣庭，天威煥赫，流光八朗，風鼓玄旂，迴舞旄蓋。玉樹激音，琳枝自籟。衆吹靈歌，鳳鳴玄泰，神妃合唱，麟舞鸞邁，天鈞八響，九和百會，青童匍匐而前，請受靈書紫文口口傳訣在經者二十有四。……

太平經鈔甲部

(1) 五歲，常仰日欣初，對月歎終。上觀陽氣之煥赫，下觀陰道以虧殘。於是斂魂和魄，守胎寶神，錄精填血，固液凝筋。七歲，乃學吞光服霞，咀嚼日根。行年二七，而金姿玉顏，棄俗離情，擁化救世。

(2) 後聖李君太師，姓彭，君學道在李君前。位爲太微左真，人皇時保皇道君，並常命封授兆民，爲李君太師，治在太微北墉宮靈上光臺，二千五百年轉易名字，展轉太虛，周遊八冥，

二千五百年輒易名字，展轉太虛，周遊八冥，上至無上，下至無下，真官稀有得見其光顏者矣。

(3) 後聖李君上相方諸宮青童君 (3) 全同左文

後聖李君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

後聖李君上傳白山宮太素真君

後聖李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王君

上錄文中，第二節道君列紀與鈔文略有差異，然大旨無殊。第一節彼此異文甚少，意義相符。第三節四輔大相之名純全相同。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五）言老君「當生之時，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以浴其形，因李谷而爲姓，名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冑，玉皇之胤，位爲長生大主，太平正真太一君金闕後聖九玄帝君」。凡此所云，均引見太平經鈔甲部第一第二兩葉，唯句次前後交錯，不盡同耳。按杜氏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五第三葉）曾引太平經文爲證，皆揭示太平經云云。若此老君降生傳說亦本於太平經，自必道其出處。今杜光庭不言出諸于吉神書，則鈔甲部可能襲用杜義。或此李君降誕之異迹，係隋唐間神仙家一般之傳說，而此傳說，頗似襲取釋迦傳記。蓋所謂「九龍吐水」，本爲佛陀降生瑞應之一（註二）。佛陀降誕之異迹，見於西晉竺法護譯之普曜經。是鈔甲部至早不能視爲西晉以前之文也。又鈔甲部所謂靈書紫文二十四訣者，今於三經中多見之。陶宏景真誥亦有所引，皆曰「在靈書紫文中」，並未指明出於太平經書。可見鈔甲部竊取之材料，除後聖道君列紀外，當爲靈書紫文。今將鈔甲部所謂靈書紫文二十四訣，一一列名於下，並各標明見於某經，以便探源，至有不能考者闕之。

(1) 真記諦冥諸憶 仙忌真記上經有仙忌

(2) 仙忌詳存無忘 見仙忌真記上經

(3) 探飛根吞日精 見靈書紫文上經 華丹神真上經

(4) 服開明靈符 見靈書紫文上經 華丹神真上經

(5) 服月華 見靈書紫文上經 （漢武內傳：致黃水月華法）

（註二）參閱湯用彤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五章。

- | | | | |
|---------------|-------------|--------|----|
| (6)服陰生符 | 見靈書紫文上經 | 華丹神真上經 | |
| (7)拘三魂 | 見靈書紫文上經 | 華丹神真上經 | |
| (8)制七魄 | 見靈書紫文上經 | 華丹神真上經 | |
| (9)佩皇象符 | 見靈書紫文上經 | 華丹神真上經 | 真誥 |
| (10)服華丹 | 見華丹神真上經 | 真誥 | |
| (11)服黃水 | 見華丹神真上經 | 真誥 | |
| (12)服廼水 | 見華丹神真上經 | 真誥 | |
| (13)食鑲剛 | 見華丹神真上經 | 靈書紫文上經 | 真誥 |
| (14)食鳳腦 | 見華丹神真上經 | | |
| (15)食松梨 | 見華丹神真上經 | 靈書紫文上經 | 真誥 |
| (16)食李棗 | 見華丹神真上經 | 靈書紫文上經 | 真誥 |
| (17)服水湯 | 見華丹神真上經 | 真誥(註三) | |
| (18)鎮白銀紫金 | 見華丹神真上經(註四) | | |
| (19)服雲腴 | | | |
| (20)作白銀紫金(註四) | | | |
| (21)作鎮 | | | |
| (22)食竹筍(註五) | | | |
| (23)食鴻脯(註五) | | | |
| (24)佩五神符 | | | |

靈書紫文，問題枝節。前錄二十四訣，或見於三經，或徵於真誥，或未明出於何書。而鈔甲部顯言「靈書紫文口口傳訣在經者二十有四」。則必靈書紫文有所殘缺，今道藏中靈書紫文上經仙忌真記上經華丹神真上經，已各自離散，若合觀之，似三經原出一書，所謂靈書紫文是也，(註六)然三經猶非係靈書紫文之全，蓋鈔甲部所

(註三)華丹神真上經作「水陽青映液法」，真誥卷五作「水陽青映」。

(註四)華丹神真上經曰「成真銀」「成紫金」，或係指第二十訣「作白銀紫金」。

(註五)雲笈七籤卷二十三食竹筍鴻脯條云，服日月之精華者，當食此物氣感運之。

(註六)如上清修行經引仙相十敗法，小注云「出上經靈書紫文」，查此仙相十敗法，不見於靈書紫文上經而見於仙忌真記上經。

謂靈書紫文二十四訣，猶有不見於三經者（如服雲腴，作鎮，食竹筍，食鴻肺，佩五神符），此其一。真誥甄命授第一列仙道十七條，云皆「在靈書紫文中」。但其中既不見於三經復不見於鈔甲部者有十：飛步七元天綱之經，七變神法七轉之經，大洞真經三十九篇，大丹隱書八稟十決，天關三圖七星移度，九丹變化胎精中記，九赤班符封山墜海，金液神丹太極隱芝，五行祕符呼魂召魄，曲素決辭以招六天之鬼是也，此其二。綜此兩層情形，則知鈔甲部及三經所存之靈書紫文，尙未完全。靈書紫文者，疑係晉以後梁以前道教經典中之一叢書也。僅就真誥中所舉之靈書紫文，已包括不少成帙之道書，如七元天綱經，神法七轉經，以及大洞真經三十九篇等。可見採摭頗廣，內容繁富。然真誥及他書所言之靈書紫文，皆不見於抱朴子，則靈書紫文之纂集也，殆當抱朴子之後；其中囊括道經，據今所見，或係晉以後梁以前一時期間之作品，不能早在抱朴子以前所著也。

靈書紫文爲晉以後之撰述，道藏中太平經鈔甲部乃後人據靈書紫文及後聖道君列紀所僞補，上文已約略言之。今更以金丹、符書、文體、暨所用名詞四點，證說鈔甲部不可信爲太平經之節文。

第一、徧覽太平經文，並無外丹之說。鈔甲部云「服華丹」「食鑲剛」云云，與全書內容不符，蓋鈔自靈書紫文。華丹黃水廻水鑲剛等，已見於華丹神真上經。真誥又指華丹鑲剛等在紫文中，可以爲證。

第二、太平經只有複文，鈔甲部所說諸符，亦鈔自靈書紫文。按兩漢史書中所言之「符」，如「虎符」，「符傳」，「銅虎符」，「竹使符」等，皆指符信符節之義。至緯候之部所言之符，如「河圖會昌符」，「河圖赤伏符」，悉屬符命。竊疑符之義有三變：初爲符璽符節，兩器合同，剖而爲二，係朝廷用以示信之具，上有印文書名，純爲實物，絕無抽象之神祕性。次爲符命，係人君受命之信號，尤爲君主禪代之詭術，如王莽劉秀皆託天命造作符籙而得天下者，此種符命，已屬天意，誑惑人心，然僅限于政治上之作用耳。最後至道教之符書，純託神意，既能卻鬼治病，又能通靈長生，其效至廣。抱朴子曰：「符皆神明所授」（遐覽篇）。宋蕭應叟曰：「符籙者，以有象而言，則文字也。以無象而言，則靈炁也」（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所謂以有象之文字言，與漢代符節符命，原無二致。其所

以神祕詭奇者，在乎無象之「靈炁」。靈炁烘托，往往假似字非字之形以象之。湯錫予師以爲道教之符，來源有二，一爲複文，二爲符印。複文爲原始之符書，似篆非篆，尚可窺文字之迹，然已化爲非字之文，其形式無如後日符書之繁雜。查今太平經卷一百四至一百七純爲複文。而鈔甲部所謂開明靈符，陰生符，皇象符，均見於靈書紫文上經，華丹神真上經並提及之，皇象符又見於真誥，曰：「仙道有天皇象符，以合元炁，亦在紫文中」。則知鈔甲部諸符，皆非經中所本有也。經中又有所謂符者，如經卷一百九四吉四凶訣中短命符續命符，若有符文，殆皆係初期之符，如複文之類疊書而成。太上三十六部尊經玉清境經（道藏洞真部日字號下）所列道教經靈符，筆畫簡朗，如其中之一符文，上畫「中」字，中畫「西」字，下畫「用」字，合成一體，頗似太平經中複文。太平經鈔已部第二葉：「天符還精以丹書，書以入腹，當見腹中之文大吉，百邪去矣」。所謂天符，蓋係複文之類。丹書者，以丹爲字，天符丹書，疑卽太平經卷九十二洞極上平氣無蟲重複字訣及經一百八要訣十九條中所謂丹書吞字以除疾病也。道教中所傳之符書，始於張陵之造作（後漢書劉焉傳），繼而張衡張角因有符水以療病。太平經之複文，爲張氏符書之濫觴。但此項符書，愈演愈繁，愈繁蹟而愈神祕也。（註七）

第三、就內容言，鈔甲部之金丹符書，與經中思想不侔，已具上述。就形式言，鈔之文體，又與經書不類。鈔甲部云：

寶經符圖，三古妙法，祕之玉函，侍以神吏，傳受有科，行藏有候，垂謨立典，施之種民，不能行者，非種民也。今天地開闢，淳風稍遠。皇平氣隱，災厲橫流。上皇之後，三五以來，兵疫水火，更互競興，皆由億兆。心邪形僞，破壞五德，爭任六情。肆兇逞暴，更相侵凌，尊卑長少，貴賤亂離，致

（註七）陳槃先生檢示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執不詳劾鬼神八卷，梁玉繩經記據之則云符籙不始於張陵。按執不詳劾鬼神一書久佚，內容莫詳，似係一種神祕之咒術，蓋祝語之起源早於符書故也。梁說尙無明據，未可深信。至後漢方術傳云，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能劾百鬼。未知所施何法。追順帝以降，符書流行寢盛。若魏聖卿爲丹書符劾鬼，費長房失符爲衆鬼所殺，均未知的當年代，或魏費二氏，係東京末葉之人歟。又列仙傳涓子「釣於荷澤，得鯉，腹中有符」，按列仙傳舊題漢劉向撰，前人有疑爲魏晉間方士爲之，假託於向。余嘗疑其書成於東漢桓靈之際，說詳拙撰周易參同契考證，茲不贅。

二儀失序，七曜違經，三才變異，妖訛紛紜。神鬼交傷，人物凋喪，皆禍荐至，不悟不悛，萬毒恣行，不可勝數。

是綴句聯辭，頗顯文藻，且尚駢偶，有似六朝人文字，反觀太平經文則不然。例如經卷三十六三急吉凶法云：

真人已愁矣昏矣。子其故爲愚，何壹劇也。實不及，子尙自言不及。何言俗夫之人失計哉？其不及乎是也。唯天師願爲其愚暗解之。然蛟行俱受天地陰陽統而生，亦同有二大急，一小急耳。何謂乎哉？蛟行始受陰陽統之時，同髣髴噓吸含自然之氣，未知食飲也。久久亦離其本遠，大道消竭。天氣不能常隨護視之，因而飢渴，天爲生飲食，亦當傳陰陽統，故有雌雄。世世相生不絕，絕其食飲與陰陽不相傳，天下無蛟行之屬，此二大急者也。

又經卷百八災病證書欲藏訣云：

請問天師書以何知其欲見行，以何知其欲見逃也？子欲明之邪，以災病爲證也。出而病人卽天欲藏也，逃而病人卽天欲出行也。以何重明之？以天行四時氣生養萬物，隨天意也。凡物樂出而反逃藏之，大凶矣。凡物欲逃藏而反出之，亦大凶也。悉爲逆天命後皆有大災矣。子欲樂知吾天，天樂行，不以是爲占也。

諸如此類，信手翻閱，悉可觀之。其文詞鄙俚蕪蔓，字句蹇澀，以視鈔文之章偶句麗，相殊遠甚。故疑鈔甲部之文體，或出於魏晉後人之手歟。

第四、鈔甲部所用道釋二家之名辭，亦與經他部不相類似。道家之名辭如「種民」，只見於鈔甲部，其言有曰：

昔之天地與今天地有始有終，同無異矣。初善後惡，中間興衰，一成一敗。陽九百六，六九乃周，周則大壞。天地混齏，人物糜潰，唯積善者免之，長爲種民。種民智識，尙有差降，未同泯一，猶須師君。君聖師明，教化不死，積鍊成聖，故號種民。種民，聖賢長生之類也。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云：

聖君乃隨才署置，以爲大小諸侯，各皆有秩，以君種民也。

又云：

存慈善者已爲種民，學始者爲仙使，得道者爲仙官。

此所謂「存慈善者爲種民」，鈔甲部云天地淪壞之時，「惟積善者免之，長爲種民」，兩義相合。前已說上清後聖道君列紀爲鈔甲部所剽竊材料之一，於此更得印證。今見各書所載有關「種民」之文，如五岳真形圖法釋玄光辨惑論陶弘景真誥魏書釋老志等皆有「種民」之辭，除真形圖法年代或稍早外，餘悉係晉宋以後之書。按五岳真形圖「雖興於中古，然歷世方士，祖襲授受，東晉之世，輯而成書」。（註八）蓋真形圖增竄改編，不止一次，故世間傳本不一，有圖，有圖序，有序論，舊悉題東方朔撰，未足置信，五岳真形圖法并序（雲笈七籤卷七十九）係抱朴子自述其師鄭君傳授真形圖之法，其中受圖祭文云「常捨穢率善，願爲種民」，與上清聖君列紀所謂「存慈善者已爲種民」之義相符合。是真形圖法之授圖祭文及受圖祭文，似係晉代羽士所作也。

鈔甲部除用晚起之道家名辭外，又採佛教之名辭，如「本起」「三界」「十方」「受記」「精進」等，亦僅見於鈔甲部。又甲部敍老君降誕之異迹，頗似襲取釋迦傳記，已如前述。夫鈔甲部多取佛經名辭，與他部不同，而其所載故事，如采於竺法護之書，則甲部自不能視爲西晉以前之文也。大凡道經愈晚其抄襲佛經愈多。唐玄奘謂于吉之書，不甚苦錄佛經，自爲當然之事。今獨鈔甲部釋教色彩最濃厚，則其較爲晚出，可推知也。

益有進者，雲笈七籤卷四十九九經所明三一圖表中「第六，太平三一，意神，志神，念神，出第一卷自占盛衰法」。案今道藏太平部首列太平經，卷一至卷十七原闕，明正統修道藏，誤以太平經鈔十卷抵補首十卷之闕經。不知鈔每部一卷，合經十七卷之文，今太平經第一卷已佚，鈔甲部亦非節錄原文。雲笈七籤收九經所明三一圖表，當有所本，而其言太平三一，「出第一卷自占盛衰法」，疑即指出于太平經第一卷。所謂「自占盛衰法」，與經中題目如「合陰陽順道法」，「守一明法」，「分別貧富法」，「盛身卻災法」，酷相類似。但今鈔甲部絕無類此標題痕迹，與鈔中其他各部亦不相合。則九經三一圖表所謂「第一卷自占盛衰法」，蓋徵引太平經甲部第一卷未佚以前之原文歟。

（註八）見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六奉安玉冊記。